



天上有星星

[印度尼西亚] 奥·达·孙达尼著

张 冀 译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天 上 有 星 星

(独 幕 剧)

[印度尼西亞] 烏·达·孙达尼著

張 演 譯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Utuy T. Sontani
DILANGIT ADA BINTANG

本書是根据作者1958年6月改写后的修訂稿翻譯的。修訂前的原稿曾發表在印度尼西亞文学刊物《印度尼西亞》1955年2月号。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王府大街64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96号

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

*

統一書号:10069·144 字數21,000 开本787×940 1/32 印張1 1/4

1958年9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2,000册

定价(7) 0.14元

“天上有星星，这一切星星
不是永远不变，人类的命
运也不是永远不变。”

人 物

米 温——穷人，住在桥底下面的小人物。

瑪尔茜——妓女，也是住在桥底下面的小人物。

哈姆丹——大人物。

阿米尔——哈姆丹的朋友，也是大人物。

瑪莉娜——哈姆丹的情妇。

罗 迪——瑪莉娜的前夫。

威 姬——哈姆丹家里的女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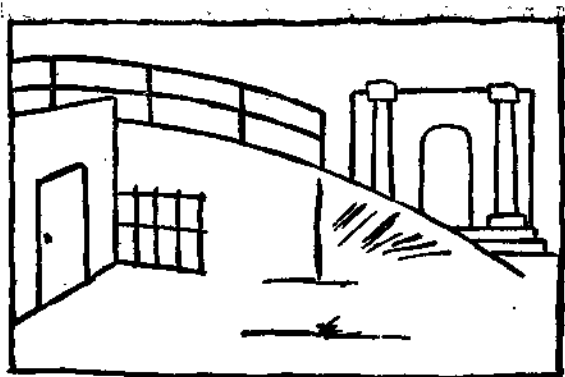
蒂 妮——瑪莉娜的妹妹。

老妇人——瑪莉娜的婆婆。

哈姆丹夫人

新聞記者

警察



在舞台右边，远处較高的地方有一幢洋房，这是哈姆丹先生的家。这幢房子，只能看見它的后院，設備非常講究。左边，在較低的地方，也有一座竹搭的房子，这是瑪莉娜的家。这座房子，也只能看見它的院子，摆着一套普通的桌椅。在这两幢房子中間，从左到右斜隔着一座大桥。

第一場

深夜。米溫穿着骯髒的破衣服从桥下出来。他点火吸烟，愉快地坐在桥边。

不一會兒，瑪尔茜走过来。她是一个年輕的女人，臉上搽滿了脂粉。

“你的火柴呢？”她問道。

“这里！”米溫回答說，“你这个人已經習

慣啦，只帶紙烟，不帶火柴！”

“這是計策嘛！”她說。

“哼，計策！”米溫笑了。

“你只是會笑，這就是你的本領啊！”瑪爾茜說。

“不笑怎麼辦呢？難道應該發火嗎？沒有錢是一回事兒，但是只要有好笑的事情，我还是要笑。”

“你笑什麼呢？”

“我笑你，笑你臉上搽脂抹粉！”

“呸，難道我應該像你那樣骯髒嗎？”

“我雖然髒，但是，這不是我的不對啊！”

“難道是別人不對嗎？”

“這是你的不對。你不願意幫我洗衣裳。”

“難道我是你的老婆嗎？”

米溫想回答，這時瑪莉娜提着一包點心從右邊過來。

“回家啦，小姐？”米溫問道。

“是！”瑪莉娜一面回答，一面向左邊走了。

“別人走路，你招呼她干嘛？”瑪爾茜說。

“人，就是應該這樣子生活的，”米溫回答說，我們不要因為光想從別人那兒得到什麼，才向別人打招呼。”

“難道你認識那個人嗎？”

“当然啦！她离了婚，連她的情人我也知道是誰。她的情人是一个大人物。喏，就是那幢洋房的主人！”

“美人兒嘛，自然不难找到大人物做情人囉！”

“当然啦！她不像你。你，虽然搽脂抹粉，但是結果怎样呢？很清楚：你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你的身体越来越坏啦！过两年，你就会垮啦；再过五年，你就进坟墓啦！”

“哼，教訓別人？教訓別人，本来就不难嘛！昨天把我捉去的那个警察，他的本領，也只不过是教訓教訓別人罢了。”

“我不是教訓別人。我只是想比較一下。”

“你想把我跟那个女人比較一下嗎？”

“不，我是把我們两个人比較了一下。你，因为糊里糊塗，过两年就会垮啦，这是一定的。但是，我，我这个人^①是阿尔朱那，过两年就要走运啦！”

“哎呀，我的天，你是阿尔朱那？像你这种丑鬼，还說自己是阿尔朱那？先去照照鏡子吧，你不是阿尔朱那，你是普达·渣克伊尔^②。喏，

① 阿尔朱那是印度史詩《摩訶婆多》中的英雄人物。
——譯者。下同。

② 普达·渣克伊尔是一个相貌丑陋的惡神。

就是在皮影戏里面摆在最前头的那一个！”

“你真是傻瓜！阿尔朱那，可不一定是从表面来看的，懂嗎？阿尔朱那是个修道士呀！”

“哼，难道你是修道士嗎？”

“当然啦！我穿破衣裳，餓肚皮，睡在桥底下，这样就是等于修道啊！”

“呸，修道！你想，现在是个什么朝代呀？难道你盼着上帝会从天上撒下錢来嗎？”

“你真是糊里糊涂！照你說，天上有什么东西呢？”

“有什么？难道天上会有造錢的工厂嗎？”

“天上有星星，傻瓜！这一切星星，不是永远不变。你瞧，那颗星星，刚才还在那边，现在在这边，过一会儿，又到另一边去啦！人类的命运，也不是永远不变：现在我睡在桥底下，但是，有一天……”

“有一天，你就餓死啦！”

“你糊里糊涂，你才会死咧！”

“別鬧啦！那边来了个男人。”

米温只好不再說什么，退向远处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罗迪从右边过来。他的臉色蒼白，穿着嘩囂衣服，踉踉跄跄地走着。

“老兄，你自己一个人嗎？”瑪尔茜問道。

罗迪不理。

“歇一歇吧！”瑪尔茜繼續逗引他。

“难道我是来找花柳病的嗎？”罗迪握着拳头大声喝道，一面向左边去了。

“哎呀，我的天，生什么气啊？”瑪尔茜說，“要是沒有錢，就干脆說沒有錢好啦！”

“这又是你糊里糊塗，”米溫笑着說，“你想想只要臉上搽滿了脂粉，就会使一切男人都喜欢你嗎？”

“住咀！”瑪尔茜喝道。

“我覺得真好笑。”米溫指着右边說道，“喏，你瞧，那边又来了穿綠衣服的男人，你再去逗引一下吧！”

“混賬，这是警察啊！”瑪尔茜立刻匆匆忙忙逃向左边去了。

米溫看見瑪尔茜狼狽逃遁的样子，忍不住大笑起来。这时两个警察从右边过来，米溫还是笑个不停。

“嗨！”一个警察叫道，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沒有什么。”米溫回答說。

“你好好說吧，你是不是嘲笑我們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那么，你笑什么？”

“沒有什么。”

“你恐怕是一个瘋子吧？”另一个警察这样說。他說完后便邀了他的同伴走了。

当警察隱沒在左边以后，米溫也向右边走

了。他說：

“王八蛋！难道人連笑也不可以嗎？”

第 二 場

刚才从桥上走过的瑪莉娜，这时已走到通向她家的路上，她走进院子喚道：

“蒂妮！蒂妮！”

“来啦！”蒂妮从屋里回答。

不一会兒，院子的电灯亮了，蒂妮走出来了。

“拿去吧，放在柜子里面！”瑪莉娜把一包点心递给了她。

“这是什么呀？”

“留給哈姆丹先生的点心。”

“哈姆丹先生要来嗎？”

“对了。刚才，我在他的办公室里会見了他。”

“那么……那么，我現在又要搬到嬌嬌家里睡覺啦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如果哈姆丹先生来，就叫我睡在嬌嬌家里。这样的生活，我真累得要命！”蒂妮埋怨地說。

“不累又怎么办呢？”瑪莉娜回答說，“难道我們是財主，用不着累嗎？对于我們來說，累，这是一种必要；要是不想累，我們就会吃不

上飯咧！”

“可是，为什么如果哈姆丹先生来，就一定叫我出去呢？”蒂妮說。

“为什么？”瑪莉娜回答說，“因为你还年輕。”

“唔，还年輕！”蒂妮說，“我知道：你想跟哈姆丹先生两人尽情快乐，所以才叫我走开。”

“閉咀！”瑪莉娜瞪着眼睛喝道，“你是我的妹妹，不准你乱說！要是你不想挨餓，就該听我的話！你想想看：我这样做，难道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嗎？要不这样做的话，难道你能够繳付你的學費嗎？”

蒂妮默然不答。

“我明白，蒂妮，”瑪莉娜恢复了平常的口气說道，“我因为没有跟哈姆丹先生結婚，你看不过去。不过，这不是我的錯啊！我不是不願意結婚，我倒是很想結婚。可是，我到底是个女人，我只能够等着别人来向我求婚。你明白了嗎？”

蒂妮还是沉默。

瑪莉娜走进屋里，蒂妮随在后面。不久，蒂妮又抱着毯子和枕头从里面出来，一直走出了院子，消失在夜色里。

第 三 場

哈姆丹先生院子里的电灯亮了。不久，哈姆丹先生穿着睡衣出来。

有一会儿功夫，他站着吸烟，然后坐下来翻看着杂志。但是过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，繼續吸烟。

“老爷现在吃饭吗？”女僕威姬忽然从屋里出来問道。

“不，”他回答說，“我不想吃饭！”

“喝咖啡嗎？”

“不，”他一面走向屋里吩咐說，“假如有客人来，或者有人打电话来，你就告訴他：我不在家！”

“是，老爷。”威姬也随在后面进去了。

第 四 場

刚才从桥上走过的罗迪，这时出现在通向瑪莉娜院子的路上。他走进院子，从門縫中向里面張望，随后这样喚道：

“瑪莉娜！”

“是誰？”瑪莉娜从里面問道。

“是我，罗迪！”

不一會兒，瑪莉娜穿着睡衣出來。

“你又來干什么？”她說。

“別忙着生氣啊，瑪莉娜！”羅迪回答說，
“先坐下來吧！”

“我沒有生氣。”

“對了。對你來說，你沒有生氣；不過，對我來說，你說的話太刺傷別人的心啦！”

“那麼，我應該說什麼？你是我的前夫，我對你並沒有承擔什麼義務！”

“對了。我確實是你的前夫，你是我的前妻。我們之間，確實沒有什麼義務約束。不過，難道你一點兒也不想我們過去一同生活時候的感情嗎？”

“過去，我讓它過去好啦，不必再提！”

“唔，你真忍心！你知道，我們離婚，並不是因為我不愛你，倒是因為我的收入，不能供養我們兩個人的生活。”

“那麼，要怎麼辦呢？既然你明白：我們因為沒有錢，不能一同生活，你又要怎麼樣呢？我們不是蝴蝶，我們是人。人，就會有各種需要！”

“對了。你的需要，就是要有許許多多的錢，要過得舒舒服服。你現在不就是希望那麼有錢的老爺哈姆丹先生娶你嗎？你不就是希望做他的小老婆嗎？可是，你要知道：如果你這樣做的

話，你不正是干下了目前正在非常流行的瘋狂的事情嗎？”

瑪莉娜不答。

“我知道，瑪莉娜！我知道，現在的老爺們，都患了嚴重的貪心病，他們想要得到許多的女人。你不覺得他們的想法正是瘋子的想法嗎？他們只想要有許多許多的女人，可是却不管小百姓的死活！”羅迪繼續說道。

“你是不是來演講？”瑪莉娜責備地說。

“我只是想來勸告你，好讓你清醒一下！”

“到底是誰才不清醒？到底是誰才沒有權利來勸告別人，是你還是我？”

羅迪不語。

瑪莉娜站起身來，羅迪也隨着很快地站起來。當她想要進去時，羅迪連忙拉住了她的手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瑪莉娜說。

羅迪還沒有回答，瑪莉娜便掙脫了他的手，昂然進去，鎖上了門。

“瑪莉娜！”羅迪握緊拳頭叫道，“只要你還沒有同哈姆丹先生結婚，你就還不能算是夫人，你沒有資格擺臭架子！”

羅迪走出了院子，在黑夜中消失了。

第五場

在哈姆丹先生的院子里。威姬从屋里出来，向远处眺望。

“普斯^①！普斯！亲爱的！”她重复地唤道。

不一會兒，哈姆丹夫人穿着紗籠服裝出来。

“威姬，它一定又溜走啦！”她說。

“恐怕到那屋里去啦，夫人！”威姬說，

“那兒有雌猫咧！”

“对。別說是猫，”哈姆丹夫人說，“人，也是一样。只要着了雌的迷，就会把什么都忘得一千二淨！”

哈姆丹夫人坐下来翻閱着杂志。这时，忽然电话鈴响，她站起来走进屋去。

“喂，”她說，“我是哈姆丹夫人……哦，报館？……我先生在家……等一會兒吧！”

不一會兒，哈姆丹夫人出来对威姬說道：

“告訴老爺去，說是报館有电话来，要來訪問他。”

“但是……但是……”威姬說。

“但是什么呀？”

① 猫兒的昵称。

“老爷好像是不喜欢别人来妨碍他。刚才，他还说过，要是有人来，或者有人打电话来，一定要回答他老爷不在家。”

“呸，老一套！要是家，就说在家好啦！告诉他去吧！难道要我去对他說嗎？”

威姬不得已进去了。不久，从里面傳來扔电话机的声音。哈姆丹先生穿着刚才的睡衣出来了。

“我真不懂，”他說，“为什么一个僕人会比自己的老婆还要受人尊重！”

“你發誰的火？”哈姆丹夫人說。

“我不是發火。我只是說，在这个家里面，老婆还不及一个僕人更受人尊重！”

“那么，你要怎么样？你想要你的妻子变成一个僕人嗎？你还想我来給你解鞋带，低头順从你，就像那个乡下女人那样低头順从她的丈夫嗎？”

“我不想要你低头順从，我只要你別那样不理不睬就行啦！”

“哼，別不理不睬？你的脑子究竟放在哪里，居然还敢来要求我別不理不睬？你养了那个乡下女人瑪莉娜，这已經够侮辱我啦，已經够踩在我的头上啦！可是，你現在还敢来要求我別不理不睬。哼，这就叫做男人！”

“乡下！乡下！对，你确实是个知識分子。